

一九六八年之共匪經濟

沈國權譯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共匪的內訌和武鬥，直接影響了生產，因為受到「文革」進行的影響，使煤、電力和原料供應短少。當年七月開始，共匪曾想恢復秩序和生產工作，其堅決性似遠超過「文革」初期之作爲。

去年最後的幾個月生產方面似有起色，交通阻斷的情形沒有以前那樣的嚴重。不過運輸量和效率上却低於一九六七年的水平。一九六八年的武鬥已經平息，但只有少數工人發生打鬥、破壞或其他的暴亂等，由於燃料和原料的極度缺乏，而妨礙了生產。煤的供應，仍然很緊縮。主要城市中消費品的供應情形比以前要好一些，例如棉布的供應，在尺寸上減少了，同時大部份地區供應却很遲緩。共匪在一九六八年秋季商品出口交易會中，礦產的出售情形比同年春季所舉辦的要好些。但像煤和紡織品在出口貿易上貨品極稀少。共匪重新注意其基本建設的工作，但很明顯的可以了解共匪只能作重點式的加強而已。

據估計，一九六八年的工業生產接近或稍微超過一九六七年的生產水平（但一九六七年估計其生產值比一九六六年降低百分之十五）。

在同一時期，一九六八年的農業生產却低於一九六七年，因為氣候不好而影響了生產。一九六八年糧食生產估計爲一億八千二百萬噸，一九六七年爲一億九千萬噸。同時在一九六八年的經濟作物生產如棉花、油菜籽、蔗糖、煙草、板木纖維等也同樣減產。化肥呈短缺。此乃由於共匪在一九六七年——八八年工業之內部發生鬥爭而造成，這些都是因「文革」使農業受到極嚴重的影響。

匪區農業生產繼續存在困難，再加上運輸和分配的問題，雖說一九六七年收成不壞，但一九六八年却呈短缺，但糧食供應上其惡化程度似乎並不

大嚴重。

共匪對外貿易方面據估計有顯著的下降趨勢，一九六六年共匪對外貿易總額爲美金四十三億元（此爲共匪對外貿易之巔峯年），一九六七年降爲三十九億元，到一九六八年可能只有卅六或卅七億元。一九六八年共匪輸出到非共產國家的貨物據估計降低百分之〇·五，而進口則降低百分之十。和共匪貿易的國家認爲在氣氛上一九六八年似有所改善，但情況很明顯的表示了這和一九六七年以前却仍差的很多。

從一九六八年中，共匪圖謀恢復秩序，擬藉推行毛匪思想於以達成。而很多都是當年推行「大躍進」的老玩意，在農村却爲實行此一老套的主要地區，想使農村走向一個更高的農村集體化之水平，並厲圖實施更趨專制體系的農村報酬。共匪並改革了農村教育，公共衛生和農業機械化。而最具潛力之分化性措施便是將城市居民移向農村定居，工業和工業政策的改變包括走向工業的分散計劃，在經濟的企業中作大規模的精簡人員，合併組織，使得職能重疊或使其發生關連的作用，工資改革方面是取消物質刺激或減少差別待遇。

工業和運輸一九六七年混亂的背景

經濟體系並未因「文革」而受到大的騷擾，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文革」決定擴及經濟部門時，才使工業部門和運輸部門遭到破壞，這種情況特別是發生在華東一帶。一九六七年二月到四月共匪致力於恢復秩序和保護生產，部份地區獲得效果，但運輸部門和工業部門從五月到九月整個大陸陷

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中；這是自共匪一九四九年竊踞大陸以後所發生最嚴重的一段時期。當時有持續性的鐵路罷工，大的港埠封閉，礦區和配套工廠的罷工等。一九六七年九月開始，共匪企圖恢復秩序，擬對即將癱瘓的經濟能獲得控制和領導，惟共匪採取措施之進展緩慢，直到一九六八年情況才稍有起色。

一九六七年整個工業生產和一九六六年相比，據估計要降低大約百分之十五。（此一判斷不太正確，只是表示一般情況而已。）生產方面由於內部關連複雜，故難揭穿其真象。

1. 運輸問題使燃料、原料和半製品等不能運送至工廠。
2. 煤炭的缺乏（導致於電力的不足）是由於煤礦生產發生問題和運輸困難所致。

3. 罷工，有計劃的怠工和其他的勞工問題都是起於武鬥，長期壓抑的心頭之火和對「文革」實際反應或威脅的壓力所造成。

4. 使幹部、經理人和專家們沮喪洩氣。

5. 使匪黨中央的計劃和行政受到挫折。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的發展

一九六八年共匪企圖力挽其經濟的衰退，在當年一至二月，由於內鬨和武鬥，運輸和工廠仍處於罷工之中，這種暴亂情況比一九六七年夏季之情形要緩和和一些。四月份受到「文革」直接影響的經濟部份顯然有停止惡化的趨向，在此同時，受到「文革」累積和間接的影響，最先是在一九六七年秋季時則已有所表現，且表現的氣氛極為濃厚。例如，由於煤炭、電力和原料的缺乏，其生產指標繼續下降，同時日用品也同樣的普呈缺乏，致使黑市和自由市場的價格上漲，共匪爲了針對此一問題，則使配給制度更爲擴大。

從一九六八年五月到七月，有一些省份再度發生嚴重的暴動，共匪在去年九月就想開始走向恢復經濟秩序的脚步因而減緩了下來。此一再起的黨內鬥爭，是基於左傾變更路線的革命羣衆組織三月份在匪僞北平發生的，並制裁其內鬨活動而犧牲了老的幹部和匪解放軍。在華南，諸如廣東、廣西部份地區發生嚴重的流血武鬥，嚴重地削減了鐵路運輸和工業的生產。又如在西南方之四川和華東之福建二省，長期受到武鬥的困擾似乎有增無減。很明顯地一九

六八年五至七月經濟活動的破壞，從沒有到達像一九六七年夏季遍佈整個大陸地區而只局限於匪區南方和西南的地區。武漢和西安之經濟上之破壞皆由於再起的武鬥而造成。主要的鐵路路線和在該地區和前曾未遭受破壞的重要工業中心，似乎在此次的再起武鬥中並未波及。

事實上，至少有一些地區武鬥更爲劇烈（在一九六八年七月時珠江及香港均發現許多浮屍），其工業上所受到的阻滯較去年所發生者更爲厲害（其中由廣西通往北越的鐵路運輸就被切斷）。另一方面，華南遭受洪災（綜合運輸發生困難）以及其他氣候上的問題，使匪僞政權擔心可能會造成農業上的嚴重災害。無可懷疑的，匪僞北平於去年七月以前變更其策略，乃走向右傾以圖加強經濟和政治上策略，擬恢復其控制權。在七月所採行之步驟和前年九月所發動的相類似，而只是此次運動中更爲積極而堅定罷罷了。

一九六八年後半計劃恢復經濟

一九六八年七月份共匪發出一連串的指令要求停止武鬥，使癱瘓的鐵路恢復運輸，使生產部門重新從事生產。匪人民解放軍授權以那裏需要就往那裏去，工人糾察隊、「自警團」的組織，在一九六八年之年初在公共安全的任務中消滅了黑市和投機，並和匪人民解放軍聯合採行一項積極任務去消滅異己份子，以穩定的步驟來解散有問題的羣衆組織。這些組織過去不斷的接受北平的指令，並曾維繫過多次的貿易和職業的事項，在其交誼活動中，工會（和農會甚至紅衛兵會）計劃有效的去控制市或省革委會之間的連繫並使其再發生效能。

一項新的毛匪指令宣稱，工人（非革命羣衆團體）在「文革」中有領導任務，年青的革命份子現在要接受工人的領導，毛匪思想宣傳隊，大的工人組織和每一個人民解放軍分派到公立學校去幫助恢復黨機構的秩序，他們同授權有必要時可進入工廠，其他的經濟單位和政府的機構中去，並強令建立起革委會的組織希望在九月以前能夠完成。共匪猝然的發動一項計劃，即發動鐵路局、工廠、礦地和其他企業機構，尙未建立革委會的地方要趕快建立起來。

努力消除異己份子並希望恢復控制權，階級敵人要拉出來，這些顯然地包括了製造黨爭的領導人、家庭背景有問題的人、投機商人、黑市商人和違

法工廠的製造人，這些人由於「文革」紀律的鬆懈，而有機會發展很快，使得在文化大革命旗幟下所作的攪亂、分裂和非法活動之事情，由於這次發動的計劃而以強力手腕挫鈍其非法活動之意志。在同一時期，亦即在五至七月開始所發動的計劃包括教育系統的改革，並派遣學生、醫生、幹部、政府官員、工人和其他類的人們前往農村安家落戶，並簡化其組織結構，及更改無理的規則和條例。在此一托詞下，連同重要的管理和工人的變更等都盤托而出。

生產改善的癥兆

「文革」之另一時期是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份開始，大力促進生產和新聞報導。舉一例證來說明其反映。大宗的運輸和工業生產的表現，這是過去一年來所不能比擬的。本年度在改進項目中成果最大的當首推運輸，不論是爲了要配合生產的躍進或達成在一九六八年四或五個月短期目標中，這些很明顯地是爲了要達成一九六八年的生產指標。至少此一加強，可使某些地區之生產水平將會駕凌於一九六六年生產成果之上。根據新聞報導宣稱，對完成一九六八年之重要計劃却未作特別的強調，在上海地區特別指明要以一九六六年之生產爲生產指標，並期能於一九六八年底予以完成。

新聞報導顯示了加強生產乃以增加工作的變換和減少或取消休假日數，很多官方報導認爲生產增加是等於部份機器採取新法的維護，此項新法可節省很多必須作定期檢查的時間。據一般推測，達到增加生產可能包括某些工廠的加班。一項有關促使生產增加的特徵就是爲了多種工業的增產而在一九六八年底和一九六九年初曾爲此召集一次「全國會議」，工業項目包括冶金、藥品和輕工業等，而也是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初致力於恢復生產的一項特色。據推測在這次會議中多少會提出一九六九年的生產計劃，而最近似乎對於每年重新設立計劃將比一九六七年會更具體。

在一九六八年底之時有些關於生產改進的跡象，匪僞所設計的並沒有作透澈的描述，而此一跡象却表示消極，（即關於生產困難的報告減少了，此即表示有隱藏實情之可能。）現以事實說明如下：

——一九六八年自八月以後，運輸上似乎沒有嚴重的阻斷情形。據九月底新華社報導，主要鐵路線的運輸流暢，像開往香港的車次低於「文革」以

前的水平，而在去年八月中旬以後已有了改善，但工人的工作效率很低和低效能的港口管理，惟這些對生產和貿易並不算是一項嚴重的阻礙。因爲一九六七年的情況比一九六八年更糟。

——七月以後礦產和工業生產方面很少受到武鬥、罷工和暴亂的影響。在此同時，精簡的幹部，政府機構中之職員和一些工廠必定對行政上和工廠之效率上發生有害的影響。一九六八年的下半年，有一小部份顯示生產方面由於煤炭、電力、原料和半製品的缺乏而受到妨礙，這是因爲受到「文革」間接和累積的影響。一九六八年的前幾個月，就很少有關於主要煤礦中心問題的報告，可能從一九六七年以來的生產銳減上由此稍可獲得一些恢復。從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所發動的保護運動來看，煤和其他物品的供應上很明顯地表示了並不寬裕。但和一九六七年冬季比較起來則又稍見好轉。以十一月份共匪所召集的會議來推測，由於煤坑內支木供應的不足而影響了增產煤炭的數量。

——消費品在北平、天津、上海和廣州等主要城市中供應量自一九六八年下半年開始稍爲多了一些，由此推測，輕工業品在生產方面可能有所增加，但在上述以外的城市中其供應量仍然很緊縮。又如廣東和福建之農村地區在一九六八年度內消費品則非常缺乏，從七到八月很多城市中布疋配給辦法的頒佈似乎總是要遲一點。但大家推測，相當混亂的紡織工業在生產上可能有所改善，有些情況配布的數量減少了，但配給之點券範圍却比以前擴大，事實上，每人所得的布量却減少了。從總的來看，一九六八年度日用品的供應漸趨好轉。

——至於重工業方面，根據報導推測，一九六八年化肥的生產有所改善。因此在去年底農村化肥缺乏情形部份地區已見緩和。一九六九年可能由於共匪內部的化肥恢復生產和增加進口化肥的數量，故在化肥的供應上似應有所改善。欲確定鋼鐵工業的情況相當困難，因爲缺乏這方面的報告。礦業產品有改進跡象，並且重新注重基本建設工作。香港方面均估計共匪的基本建設似有些起色。

——從一九六八年共匪秋季商品出口交易會推測其內部生產亦有所改進。在此次商品出口交易會中所提出的礦產製品，其質、量和交貨之信用上均比同年春季所舉行者爲佳。至於出口之商品，諸如煤（不是全部）、紡織品（拖延甚久之待運貨品將要開始啓運）、螢石和其他的礦產品及冶金製品等

，在供應上仍見不足。在此同時，共匪過去曾大量向外採購鋼材和碎鐵，如今也比以前為少，但繼而作大量採購的却是化學藥品（用於基本農業）。不管如何，若想在秋季商品出口交易會中普遍採購共匪之內部生產貨品則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匪僞於一九六八年「國慶」以後重新頒佈基本建設的工作。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就沒有這方面的新聞報導。據推測共匪會再着手新的建設——而另一種跡象顯示其工業乃在恢復之中。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當然在所謂新建設方面並未完全停頓，同時有明顯地跡象顯示有些重要的計劃已在推行之中。諸如一些動力廠和南京大橋的完成，惟這些計劃的進行因受「文革」混亂的影響而緩慢了下來。共匪最近發佈有關新建設的報導（聲稱已進行的像三合土、煤、鋼鐵、造船、化學藥品、運輸和電力等），這些都是經過一番選擇而定的計劃。但尚有很多工業並沒有利用其能力，尤其在一九六八年末期繼續發起節約運動，以俾利於從事基本建設和其他項目的工作。

一九六八年底各方面均略有起色，而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上半年的混亂，使得生產方面蒙受的損失目前尚未完全恢復。雖然共匪企圖作一年的總結以誇耀其生產之起飛，但在一九六七年只報導了一項生產情況（驗業），其他方面只有少數的企業和地區之生產超過一九六七年，而超過一九六六年的生產報導則更是鳳毛麟角。根據一項粗略估計，一九六八年的工業生產和一九六七年相等或稍見好轉，但却仍遜色於一九六六年的績效。

農業

一九六八年由於氣候不良和化肥的缺乏，致使農業生產確實比一九六七年要差，但以整體來說，是年早夏時氣候並不太寒冷，在華中和華南有急雨和澇災，而北方則出現乾旱；一般說來，匪區一九六八年的氣候平均，而收成亦呈中庸。

對外貿易

由於「文革」所造成的運輸和生產的混亂，使一九六七年共匪對外貿易呈現不景氣。自「大躍進」以後共匪對外貿易自一九六三年開始恢復而呈穩定並作上昇趨勢，和一九六六年比較，一九六六年則是共匪對外貿易的最好的一年。一九六七年輸出降低約百分之十五，輸入則降低約百分之七，而貿易總數則下降百分之十一。對非共國家貿易赤字近五千五百萬元，而對共

一九六八年之共匪經濟

產國家貿易額為八千五百萬元，以其對共產國家貿易額的盈餘來抵銷對非共產國家貿易的赤字，共匪對共產國家貿易額比對非共產國家之貿易額降低甚巨。和非共產國家貿易總額增加比率為百分之七十八，一九六六年為百分之七十四。

據推測，共匪一九六七年的貿易和一九六六年及一九五九年（貿易好的年辰）作比較，有如下表所示：

（單位美金十億元，輸出為離岸價格，輸入包括成本、保險費和運費在內）

年 份	和非共國家貿易		共產 國家		貿易 總額	
	共匪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一九五九	〇·七	〇·六	一·四	一·六	二·一	二·二
一九六六	一·五	一·七	〇·六	〇·五	二·一	二·二
一九六七	一·五	一·五	〇·四	〇·五	一·九	二·〇

一九六八年共匪貿易繼續受「文革」的影響，部份統計（重複統計和運費未作調整）假設和一九六七年比較，一九六八年共匪輸出到非共產國家降低為百分之〇·五，而從這些國家之輸入則降低百分之十。在此一時期，共匪和共產國家貿易數字付缺，但從共匪和蘇俄繼續之緊張關係（一九六八年無貿易簽約），在貿易上似乎無任何的增加，甚至可能有降低之趨勢。粗略估計，共匪一九六八年（調整過的）貿易總額為美金卅六到卅七億美元，一九六七年為卅九億美元，在最近幾年中出口方面可能有所增加。

日本、香港和西德在一九六八年維持與共匪貿易的地位為日本佔第一位，香港佔第二位，西德佔第三位，匪日貿易在一九六七年降低百分之十，一九六八年降低約百分之一。由於共匪輸出至日本超過輸入之數字，和西德貿易在一九六六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一九六七年增加百分之廿七，而一九六八年却降低百分之十二，這是基於共匪輸入減少之故。共匪和香港的貿易在一九六八年超過一九六七年的限度，而一九六七年為一不平常的壞年辰（貿易額降低百分之十八，這是基於香港和匪區所發生的暴亂所致）。共匪和香港在一九六八年貿易淨賺額為美金三億九千九百五十萬元，一九六七年為三億

九千六百二十萬元，而一九六六年為四億八千三百一十萬元。

共匪商業氣氛的改善是從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起開始有跡象顯示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但一明顯的事實顯示着很難回復到「文革」以前情況。外國商人一致認為共匪異於以前的是採取強硬的低價路線，但這對一九六八年共匪所舉辦的秋季商品出口交易會並未發生阻滯。以共匪所簽的合約來看似乎小有收穫。誠然去年共匪所舉辦的春、秋二季商品出口交易會非常商業化，因為把從事政治宣傳者使其不能活動。在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所逮捕的不同國籍的商人和專家們，但該等有關之國家似乎並未和共匪在貿易上有所影響，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在匪區的外國人之窘困情況逐漸有所好轉，而以前有少數被拘留的外國人士已經放釋。

共匪向外國購買機器的情形很少聽到，這是因為受到「文革」所引起的不同困擾而受阻。共匪在對外貿易上因不同意其設計書，付款方式和其他的細節等很多均待解決，而匪方又欲完成這些工廠的建設，其中有些是他們自己開始動工的，但在一九六八年的中期卻又延聘外國專家來從事其建廠工作。

一九六八年轉變的開始

根據早先的推測，在一九六八年夏季「文革」進行期間就有了一項大的改變，共匪為了要安定秩序即發布結束內閣的命令。因此，共匪撤回了以前

決定的，革命羣衆組織黨的活動，同時並指揮匪軍重建其權威和控制權。在此同時，共匪並履行經濟、社會、教育和其他的改革運動。很顯然地，這就是「文革」初期時的目標。

共匪欲使經濟能有改革而對其採取的方針和左傾方向當毫無疑問，惟共匪當今似乎比「文革」前厲行之準備上大不如前。工人和其他一類的人却吸取了羣衆的反抗經驗。而農民則要享受更多的自由，匪幹們之紀律受到嚴重的腐蝕，彼等寧願貫徹犬儒主義而不去推動毛匪思想，根據報導，那些被下放的人民和農民反對沒收自留地和私有財產，不滿意減少工金和常常發牢騷。共匪常用好久、好快來催促完成各項改革，並重視經驗。一九五八年共匪企圖以快速和轟動手法來改造經濟和社會建設，不意却導致了一次災害的發生。在另一方面，共匪却以謹慎而富有彈性的手法去達成這些改革。面對反抗時則即做退却，若不能成功則預防其經濟受到嚴重損害，故改革的最低限度乃期能恢復正常地生產為其終站。到一九六九年為止，共匪很顯然地採行新的方法來從事工作。

譯自：“Current Scene”

原名：China's Economy in 1968

作者：The Editor

日期：May 3, 1969, Vol. VII No. 9.

「毛澤東思想」的妄誕·下· 劉珍

「毛澤東思想」的實踐

「毛澤東思想」既自三十四年四月匪黨第七次大會起，就成為匪黨「一龍治水」式的中心思想和行動指針，到他偽政權成立後，他們當然要加以實踐。茲分政治、經濟、文教、軍事四方面，略述其實踐情形。

政治方面

甲、在政治方面：「毛澤東思想」的政治主張，對內是「各黨派聯合專政」，「四大階級聯合專政」，對外是實踐「國際主義」義務，賣國擴張。

乙、聯合是假，專攻是真——毛匪既標榜「聯合專政」，自然不能不在表面上虛應故事一番，以為應付。因此，三十八年偽政權成立前，他們就開始